



惊涛浴血

吳文德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惊涛浴血

吳文德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8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五个短篇小說。在这里面，生动地反映了
我人民海軍东海艦队的一个巡邏艇队在保卫祖国，护
海、歼敌的动人事績，如“水的故事”描写一艘巡邏艇
与漁民，在同样缺乏淡水的情况下，相互支援，解决水
荒的动人故事；“奇怪的呼叫”是写我人民海軍如何英勇
机智地歼灭阴谋破坏的潜伏匪特的战績；其余如“惊濤
浴血”、“失蹤的漁船”和“东海上的友誼”等，都歌
頌我人民海軍的英勇偉大和他們的崇高品质。

惊 濤 浴 血

吳 文 德 著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085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張 2 4/9 字数 46,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,000 定价 (6) 0.22 元

目 次

水的故事·····	1
奇怪的呼叫·····	12
惊濤浴血·····	36
失踪的漁船·····	49
东海上的友誼·····	60

水 的 故 事

再有五天，我們就要返回基地檢修，漁場上的護漁任務就由別的艇隊來接班了。這本來沒有什麼值得說的，可是偏偏就在這幾天里，我們艇上却鬧起“水荒”來了。打個比方：水呀！簡直跟牛奶一樣，真希罕人啊！我們天天跟水打交道的人，會怕沒有水，這不是奇聞？話得講清，我說的是甜絲絲的淡水，不是齜巴巴不能喝的海水。故事就出在淡水上：

今天一大早，艇長召集全艇人員開了個會，向大家宣布要控制使用淡水，說明艇上淡水只剩下一噸多一點了，只能燒飯用。沒有水供給洗衣服，倒也罷了，艇長還說，臉也別洗了，並規定每天早操後，由值日軍士統一發水。每人一茶缸只供漱嘴用。這象什麼話，五天不洗臉？還不變成個豬八戒呀！當時我就有點不太高興，我說：“艇長，我提個建議，發報叫上級派水船送水來嘛，上級也太

……太那个了？一点也不关心下边的艰苦，在岸上有水吃，就不管别人。”嘿！我不提倒罢，話剛說完，好几个同志举手要求发言，最惹我惱火的是，航海班的小孙，平时我俩蛮要好的，这回难道我的意見惹着他啦？我还不是为大家好？他却臉紅脖子粗的指着我的鼻子熊起我来了：

“我不同意徐志的意見，我們为什么缺水？他應該知道，还不是因为前天在漁場上抽了吨把水給了普陀县的漁船队啦！当时徐志同志也說：‘咱們这样做，政治影响可大着哪！’漁船队正赶旺产的时候，把船駛回嶧山装水，不是要耽擱生产嗎！我……我同意艇長同志的意見。”

我剛想找詞儿反駁他两句，但心慌意乱，一时也找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来。信号兵又站起来发言了，他那股子慢騰騰的勁儿，真要人命，他說：“我說……咳，咳，发表意見要客觀些……”我一听心里乐了，他指的是小孙啊！我直盯着他的臉，急于想听到他的下文，同时偷偷瞅了小孙一眼，心想：你仔細听着：

“——艰苦是應該的，其实不洗臉这也沒什么了不起，……我說，怪上級不管我們，这不对，这是主观主义……是发牢騷，我的話完了。”天哪！他說的是我呀！我可急了，臉上一陣一陣火辣辣的，急忙站起来：

“同志們，我不是发牢騷，我的意見主要精神是請上級派个水船来解决困难啊！至于我話說錯了，这我應該檢討，不过……”

“好啦！好啦！徐志同志，不要解釋了，虛心地听听同志們的意見不会有坏处，”艇長笑咪咪地打断了我的話，接着又說：“因为時間关系，早飯后还要出航护漁，讓我发表个意見吧！”艇長說就說唄，可老是盯着我笑嘻嘻的，好象摸着我的心思示意我：“別摸不开了，說錯了，就認錯吧！以后注意些就是了，何必死要面子呢？”我自知理亏，非常别扭的坐下去，两只手也不知朝那里摆好了，屁股就象坐在針板上，說不上是痛还是难过，連忙垂下头，死盯着我那两只皮鞋尖……“請示上級派水船来当然可以，可是这里有个問題，大家好好想一想，为我們一条艇專門派水船送点水来，来回一趟，用的油錢恐怕比用的水还要貴得多。另外，我們本队其他几条艇执行任务去了，又不在这里，他們缺不缺水还不知道，那我們就不能为了这点自己可以解决的小事去麻煩上級。我們除了控制用水以外，在任务的余暇也可以派公差到島上去弄点水来嘛，我想这不是大問題。怎样？大家沒意見吧？……好！散会。”

会后，我愈想愈窩囊，为了这么个芝麻大的小事，我叫鬼迷了心窍啦？胡謔了些什么？水呀水，想不到我会在你身上出漏子，我算認錯了。

二

当天夜里，天气驟变。呼呼的西北风，一連刮了两

天。根据气象预报，风还有得几天刮哪！缺水的情况也受了风的影响，更严重起来，大家伙索性连早晨刷牙的用水也自动免除了，炊事兵同志想尽了一切办法，创造了“一水五用”（先淘米，后用一半烧开水喝，一半洗菜，吃完饭洗碗，最后涮锅），煮海水洗脚……水是节省了，但日子长着哪！若是连刮个十天八日的，得！可要真的滴水不存了。

今天一大早，派了几个同志，冒着严寒和风浪，开了小艇到岛上弄水去，一个钟头不到就空着船回来了。岛上水倒有一些，却没法供给将近一万多渔民使用，几眼水井和几个水坑坑，烂泥都给掏出来了，人们是用小勺一点一点盛的起来的，光排队的渔民就有几百个，再怎么說我們也不能和渔民去争水吃啊！何况我們也知道，渔船小，存水不多，又碰上风暴，不能到邻近岛上去装水，也还是吃一天算一天。

小孙回来說：“嗨！渔民真够呛，在这么冷的天，光着脚了，翻山爬坡地弄上半天，才弄到两三担水。依我說呀！政府拿出錢来在岛上修它两个大水库，不什么问题都解决啦！”

小孙是在說急話，誰不知道：解放不到两年，政府已在岛上化了不少錢，掏了好多井，筑了些小水池，可問題不在这里，水源在那里？一个光秃秃的不到15平方公里的小島子，再怎么把水集中起来，也难解决供水問題呀！

現在不已經在邻近几个島上挖坑准备修大蓄水池了嗎？“远水救不了近火”，眼前的“水荒”叫政府咋办？社会主义嘛，要一天一天的建設，“心急吃不了热粥”，什么一下子都齐备，可沒那么容易。

后半晌，艇上正在战斗操練，有一条小对船“吱嘎，吱嘎”的朝我們搖过来，我正在納悶：这么大的风，又怎么冷，小船来怕有急事吧？忽听一个年輕人的嗓子在直吆喝：“海軍同志！給你們送水来啦！扔一根绳子給我們！”我先是一喜，轉念又想到：“他們那来的水呀？这分明是硬挤出来送給我們的！咳！这怎么成呢？”小船剛靠好，我馬上就認出了船尾上搖櫓的那个健壮的老伯伯了，那不就是前些日子在海上抽給他們水的那个生产隊長嗎？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說不出来的滋味，泪水都把我的眼睛弄模糊了。我立刻想起了我們常唱的一首歌：“父母生来爱儿女，漁民生来爱海洋，水兵漁民本是一家人，我們的感情象海洋深……”看来，我們的感情岂止象海洋深，比一家人也亲上百倍罗！

我們的艇長再三婉謝，坚决不收那一船清冽的水，那老伯伯說來說去，怎么也說不过我們艇長那張嘴，爭了半天，艇長絕口不要，老伯伯光火了，象对自己儿子一样說：“怎么？你真不要啊！哼，你一个人說了不算，問問大家看。喂！小伙子們！——”他朝我們翹起胡子来了，急得直嚷嚷：“你們不缺水？別瞞我这老头子了，早晨是誰空

着船回来的？”老伯伯真有意思，象个年青人直朝我們挤眉眨眼。大家忍不住笑了，笑得那么腼腆和孩子气。“怎么样？說到心里去了吧？快来动手汲吧！还要我老头子給你們背上去嗎？”老伯伯認為“攻势”有效了，一手摸着胡子，臉上泛出了笑意。

“老伯伯，謝謝您。我們不要！”我偷偷“咬”了大家一陣耳朵，压低声音数了个：一、二！大家便一齐喊起来。

“咭嘴”一声，老伯伯把櫓朝船板上——摔，向另外两个年青人吆喝了一句：“上去”，便两手抓住巡邏艇的船舷，用力一撑，縱身跳上艇来。艇長急忙向前想攙扶他一下。却被他不客气地一把甩开了。他气呼呼地向艇長逼近两步，双手往腰里一叉，歪着脑袋漲紅了臉，厉声地說：“告訴你！不要也得要，你想叫我坍台呀！我回去怎么向两个县的几千个漁民兄弟交代？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一船水是大伙一桶一桶湊起来的……你，你是把我老头子当外人看啊……”他喉嚨哽塞得說不下去了，热泪在眼眶內閃动着，终于象断了綫的珍珠，一顆一顆的落在滿是皺紋的臉龐上。

艇長激动得突然伸出双臂，把老伯伯紧紧摟住，把头亲昵地伏在他的左膀上，恳摯地說：“老爹爹！別难过……我們要……我們要……”艇長眼睛潤湿了，我也忍不住急把臉伏在手掌上，讓泪水悄悄地潤湿着我的手。

天气虽然冷到摄氏零下八度，但是有一种深厚的阶

級感情如火焰般地燃燒在每个水兵的心胸里，他們在刺骨的寒風中，內心却是熱呼呼的。當艇上用老伯伯送來的水燒出第一鍋開水，我端着茶杯，却久久舍不得喝下去。我凝視着冒着熱汽的水，心里不由得暗暗念道：“水啊水，你給我上了一堂多么生动的政治課呀！”

三

風一連刮了六天，老伯伯送來的淡水只剩下兩大桶了，大家却舍不得動用它，宁愿用手搖泵把水庫底混着銹鏽和泥沙的水搖上來吃。我還偷偷地洗淨一個小瓶，把桶里的水盛滿了它，藏在自己的衣廚里，我要永遠珍藏着，帶回家去。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小瓶淡水，這是千千万萬漁民兄弟的心意融合在一起的琼漿玉液，这里面还渗合着老伯伯有分量的眼淚，這是世界上用金錢買不到的寶貴的紀念品啊！

吃中飯的時候，有兩條福建的小釣船，從隔壁枸杞山，頂着風搖過來，問我們艇上有沒有多余的淡水給他們一些。嚙！要的多么不是時候呀！我心里苦笑了一下，天真地想：人要能呼風喚雨，那該多好啊！

“喂！老大，靠過來吧！要多的可沒有哇！”我們艇長是怎么啦？明明只有那么一丁點的水了，給了漁船我們自己就……我驀地又意識到，我這種想法不對頭，人家老伯伯是怎么對待這樣問題的？不禁覺得一陣羞愧，便拔

起腿就跑过去，和其他几个同志，把我們剩下的两大桶水都倒給那两条漁船了。

船上的漁民謝了又謝，剛剛滿意地把船搖開去，有一艘我們的大型軍艦由海上駛進了錨地。

艇長一見有軍艦來，便連忙叫信號兵打信號，請求他們給我們一些淡水，還特意說明：“我艇所存淡水只够供一二日之用。”同志們象久旱逢雨似的，伸長了脖子，望着那艘軍艦，焦急地等着他們回答信號。不一會功夫，艦上信號燈亮了，回答我們說：“可以。請靠過來。”

我可高興死了，連忙跑到艇長跟前，又提了個建議：

“請艇長求他們多給一些吧，可以分些給漁船，我們要與漁民兄弟們同甘共苦……”我還沒說完哪，艇長就笑着點了點頭。我瞅了瞅站在艇長身邊的小孫，他也在笑咪咪的望着我，我再沒說下去，也呲牙咧嘴地笑了，哈，這回的建議我可提對啦！

誰知我們艇靠上大艦接水龍帶的時候，却碰上了一件不太愜意的事：艦上的一個幫我們接水龍帶的小伙子滿臉不高興，撅起着個能挂油瓶的嘴唇，嘟嘟囔囔地不知說些什麼。我憋不住走過去，問他：

“同志！你身體不舒服吧？讓我来接吧！”我是故意想逗逗他。

他不屑地瞟了我一眼，沒理睬我，還是繼續干他自己的事兒。

“不給就拉倒，耍臉子給誰看？”我一看他那臉色，忍不住火了，忿忿地說。他抬起頭來，楞楞地看着我，接着象是解釋，又象在對誰發牢騷似的說道：

“不管你的事嘛！哼，給！給……自己都快沒用的啦，還要充好人……”

哦！我明白啦！他們艦上也在鬧“水荒”呀！我急忙躲開他那抱怨的眼光，轉過身去向艇上喊：

“艇長，艇長……艦上水也不夠呀，我們別裝吧？”

“誰說我們水不夠？”艦上的一個首長模樣的同志走過來問。

“我說的……我，我說我們水不多了。”那個小伙子挺直了身軀結巴地說，“政委同志，我們還要執行任務，水不夠了，對任務有影響。”

“政委同志，我們還可湊付過兩天，我看別裝吧！”艇長也插進來。

“沒關係，我們可以給你們四噸，絕對不會影響任務！”

政委這話也象對那個小伙子講的，小伙子難堪地低下頭去，窘迫地玩弄着手里的老虎鉗。

“你們好多天沒洗臉了吧？呃，嘿……嘿”政委似乎看出了我們不太干净的臉，我不自主地用手摸了摸臉頰。

“這個地方，解放它的時候我來過，水源是缺啊！怎麼樣？苦了你們了吧？”

“那你們……”艇長說。

“比你們好多啦！實在不行，我們還有淡水機哪，何況任務只有幾天就完了，我們可以回上海去裝。”

“天氣一好轉，我們也回基地去了。”

“要是天氣不好轉呢？”政委反問了一句。

“那……那也沒有什麼關係，”艇長還在打腫了臉充胖子哪。艦政委笑咪咪地緊握住艇長的手，搖撼了几下，說道：

“咱們人民軍隊，不興這個，困難是大家的，大家來分擔。過江前，咱們是怎麼干的？老傳統嘛，你叫我回去做檢討呀，這不好意思吧？”艇長張口又想說點什麼，但被政委的話打斷了。“別固執吧，我的艇長同志。喂，同志們……”他又轉向艦上的水兵們，“咱們要向這些海上哨兵們學習，就是他們，日日夜夜在海洋上執行巡邏勤務，在艱苦的海上生活中，堅持着咱們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。怎麼樣？給他們一些水，大家不會有意見吧？”

“沒——有——意見，”喊聲象一股巨大的熱流，沖擊着我激動的胸膛。我使勁地把腳後跟碰了一下，向着政委，向着艦上的同志們，行了一個軍禮。我覺得臉上的肌肉在顫動，不知道那模樣象哭還是象笑。

抽水機“轟隆轟隆”地响了，水龍帶馬上鼓圓起來，一股水柱向艇上流去，看着那清冽的水嘩嘩地向水櫃里淌，我心里感到一陣沁人心肺的涼爽。水，水，多么親切的水

呀！

是誰在背後輕輕地拉我的後襟？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個嘸過嘴的小伙子。他漲紅了臉，怪不好意思地低聲說道：

“同志，剛才的事，別向旁人說吧！我……我錯了。”

“啊！……”我心亂糟糟地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尷尬地但又是真誠地學着政委的樣子，緊緊抓住他的雙手，拚命地搖晃。

四

幾年來，每當我沾到水，內心就激動起來，水呀水，多麼親切的水啊！

奇怪的呼叫

无綫电兵邵忠，由通訊学校毕业后就調到吳劍的这个巡邏艇中队，在指揮艇——8号艇上工作。赶的也巧，来了不到个把星期，就参加了解放浙东沿海川海列島的战役，参军以来長久怀抱的心愿終算初步实现了。但是，战斗对这个年青人說来，不是一下子就能熟悉得了的，当第一次听到炮弹轟响时，他渾身緊張，握着电鍵的手不听使喚了，哆哆嗦嗦的不知发出了些什么符号。战斗结束后，指揮部电台来电責問，中队長虽然是和顏悅色地对他说：“你这种表現，就是畏縮，你还没有完全領会你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的，如果一个战士在战斗中間思想不集中，就会給战斗带来很大的損失。在海上，通訊就是指揮啊！要保証指揮迅速、正确，你就要沉着、冷靜，集中思想。”句句話都刺痛着邵忠的心，当时真是羞愧难当，臉上直发热，低沉了头，不敢直視中队長的臉。中队長理會了他这种心情，亲昵的按着他的肩膀，笑嘻嘻的又說：“別瞎想了，这也难怪嘛。在陆軍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参加战斗，把子彈还

装倒了哪！以后注意就是了！”

事后，他把自己抱怨了好多天，暗暗发誓：再有战斗，决不装蒜种。

事情过去半个多月了。今天一大早，中队长吴剑和政治指导员惠汉贤从岸上指挥部匆匆的回到艇上以后，就把邵忠喊去，说是有任务，叫他即刻与指挥部电台试波，并简单的嘱咐他：“注意随时收听，保证联络通畅！”指导员最后还补充了一句：“天气要变，干扰可能多。喂！小伙子，这一下可要看你的了！”

邵忠什么话也没说，微微地笑了笑，敬了个礼就往回走，心想：“看样子一定有紧急任务，可千万马虎不得呀！”

海上的视界，的确很不好，水天交界的地方，涌起了一大片濃黑的云幕，把藍色的天空慢慢的遮盖住了。蔚藍色的海水，远远的望过去，一块藍一块黑的，讓海风吹起了皺紋，預示着风暴就要来到。就在这当儿，几艘巡邏艇排成了单縱队，劈开海水，向川海列島西南海面駛去。

巡邏艇一航出山湾，就被大洋上涌来的長浪颠簸着，晃晃悠悠的在海上起伏，这就是說在長浪来的那一方，海上已被狂风掠过了。风以它巨大的威力，驅赶着海水，本是平靜的海平面，掀起了滔天波浪。果然，一个多鐘头以后，便望不到一点点青天了，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的乱云，象撕破了的布头，白的，黑的，灰的，还有丹青色的，漫天的向海上压下来，主桅的鋼索发出了嘯声，嗚嗚的直